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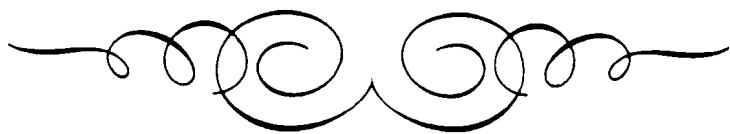
日據

時期

臺灣小說選讀

許俊雅◎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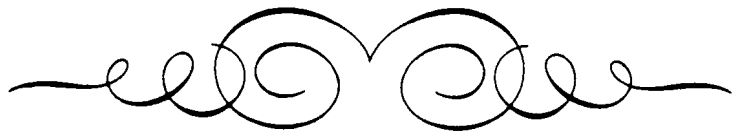




日據時期
臺灣小說選讀



許俊雅 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日據時期臺灣小說選讀／許俊雅編. --

初版

--臺北市：萬卷樓，民 90

ISBN 957 - 739 - 197 - 4 (平裝)

857.61

87014744

日據時期臺灣小說選讀

編 者：許雅俊

發行人：許鈺輝

責任編輯：李冀燕

出版者：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電話(02)23216565 · 23952992

FAX(02)23944113

劃撥帳號 15624015

出版登記證：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網站網址：<http://www.wanjuan.com.tw>

E -- mail：wanjuan@tpts5.secd.net.tw

經銷代理：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 號 4F

電話(02)27999490

FAX(02)27995284

承印廠商：晟齊實業有限公司

定 價：400 元

出版日期：民國 87 年 11 月初版

民國 91 年 1 月初版三刷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社更換，謝謝)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57 - 739 - 179 - 4

序

許俊雅

文學是文化的菁華，它起源於生活，紮根於土地，表現了人們的思想與感情的風貌。透過文學的閱讀，可以讓文學融入生活，厚實本土文化的根基，激發生死與共的認同情懷。

處於二十世紀末，心境就如歲暮多所感懷，或者說不免要年終盤點，結算總帳。這一百年，我們所處的時代、社會，較諸過去數百年，似乎遠比我們所想像的複雜而難懂。當然在這錯綜紛擾之際，文學也顯現其多變生動之姿。我個人多希望能記錄保存這些有意義有價值的文學作品，挖掘那些被忽略、被冷漠，卻值得我們深思之作，進而與作家進行一場喜怒哀樂的心靈對話。尤其在這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文學環境裡，讓優美真摯的文學作品再現，讓消遣刺激的商品化作品汗顏，應是當前臺灣富裕社會重大的課題，唯有如此，臺灣人的精神生活方能充實美化，民衆文化生活的品味方能提高。緣此，個人先有是書之編選，希望未來臺灣散文選讀、臺灣新詩選讀、戰後臺灣小說選讀能陸續一一面世。

這樣的選編工作，其實也考慮了：近年來國內各大專院校雖陸續開設臺灣文學課程，而坊間

也不乏現當代文學之選本，但臺灣文學之教材仍不多見的現實困境。也許本書之編選，除可作為臺灣文學課程之教材外，對喜好臺灣文學之讀者，亦可提供輔助參考。

本書選錄標準，以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作品為主，中日文之作，兼容並列，所選作品，力求能夠代表作家風格，並呈現臺灣文學發展的脈絡，讀者從中可以窺見當時的文化心態、文學氣氛，看取作家或隱或顯的心靈世界，以及民族命運、認同衝突在他們心靈中的投射和騷動。書前附導讀，說明臺灣新文學發展之過程。每篇作品之前，附有作家小傳，於其生平事蹟、作品風貌，略加簡述，末附集評，擇要彙錄當代研究者評論，分人隸屬，俾使讀者對於每篇作品，能有多方的體悟與認識。

回首過去，再環顧身邊浩瀚的典籍，那有些已經發黃的白紙黑字仍然閃爍光芒，益覺臺灣文學之領域既深且廣，可謂琳瑯滿目，美不勝收。惜三年多來，個人泰半時間投入國高中國文教材之編撰，以致雖坐擁書城，閱讀速度卻始終趕不上出版速度，遑論從中採玉網珠，抉幽發微？因此一再延誤陳老師滿銘之託付。此書得以付梓，皆蒙陳老師、李冀燕小姐之督促關照，以及鍾肇政、張良澤、李永熾諸先生之幫忙，謹在此致上深深謝忱。

一九九八年十月八日於蘆洲

導 讀

從一八九五年馬關割臺到一九一五年西來庵事件爲止，臺灣武裝抗日方告一段落。到了二〇年代，臺灣在社會內部的變化與世界思潮外在的激盪下，面臨了一轉型期。世界民族自決運動的潮流，震撼了包括臺灣在內的弱小國家與民族，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一九一八年威爾遜戰後提出「民族自決」原則，以及芬蘭的勞動革命；一九一九年愛爾蘭獨立、朝鮮三一獨立，以及中國五四運動等，這些政治、文化情勢的劇變，都深深刺激了從臺灣赴東京留學的學生，他們因而積極倡導個人解放和社會改造的觀念，並試圖在臺灣擴大其影響，以蔚成風氣。其時要求全面新文化解放的呼聲更是甚囂塵上，反封建、反傳統、反陋俗、反殖民的文化意識，形成一股極爲強勁的力量。可說臺灣的社會運動起先即是以文化變革之姿出現於歷史舞臺。這些文化運動基本上涵蓋了兩個層面：一是具有政治意義的反殖民運動，另一是具有社會意義的批評舊制度運動，亦即包含了「抗日」和「啓蒙」兩個重點。

爲了有效地推行這種新思想，以造成時代風潮，要求知識普及於一般民衆，成爲最重要的課

題。爲達成此目標，組織文化團體，創辦文化刊物，以一種平淺易曉，足以快速地讓民衆獲得新知的白話文字來傳播新思想，是較爲可行的方式。一九二〇年七月《臺灣青年》的創刊，揭示了臺灣文化及文壇一個嶄新的未來走向。

一、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

(一)臺灣新文學奠基期（一九二〇—一九三一年）

1、文學理論的介紹與白話文的提倡

《臺灣青年》創刊號發行時，曾刊載了陳炯〈文學與職務〉一文，該文可謂臺灣新文學運動首篇陳述理論之作，陳氏強調自覺的文學「當以傳播文明思想，警醒愚蒙，鼓吹人道之感情，促社會之革新爲己任」。此實有對舊文學檢討之意，陳氏復更進一步以「近來民國新學，獎勵白話文」爲證。提出文字艱澀的舊有文學，猶如置財寶於深山，於世無益，唯有取用平凡文字，不受法式文句拘束，能自由發揮作者所抱之思想情懷，人人能領略其思想、感情之有效文學，方是善盡文學之職務。他認爲當時中國所提倡的新學、白話文，也同樣是以促進社會革新爲職務。

陳炯認爲要達成改造社會的任務，應該以平易的文字來撰文，不應拘泥於文字辭句，而妨礙

了思想感情的發抒與傳達。作者有感於中國推行言文一致的白話文在傳播文明思想上的功效，雖然明知臺灣語言有些白話音無法盡用漢字來表現，其在書寫上有所困難，但仍然期許在臺灣能推行一種「言文一致」的文體。因為陳炯沒有進一步說明，所以不能斷言他所謂的「言文一致」是指那一種言語文字的一致。總括來說，在這個主張以西洋近代文明來革新臺灣社會的階段，陳炯期望文學能善盡其傳播功能，改造社會之使命。基於這個立場，文學在形式上應力求簡明平易，俾便讀者了解其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在內容上，則強調應當以傳播文明思想，鼓吹人道感情，促進社會革新為關懷重心，以提振臺灣人的文化。

這篇具有宣示性的「為社會而文學」之主張，包含了新文學的重要性，自覺文學實踐之道，言文一致的白話文，和對舊文學的批判。其後甘文芳在《臺灣青年》三卷二號發表〈實社會と文學〉，抨擊吟花弄月的舊文學。並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文學方向，應當借鏡於中國文學革命以來之新文學。凡此似乎可聞到中國文學革命之新氣息，已濡染於當時某些留日的知識分子，而臺灣本土則尚未得此訊息。一九二二年一月陳端明在《臺灣青年》三卷六號發表〈日用文鼓吹論〉一文（該期被禁，又重刊於四卷一號），揭開臺灣白話文運動之序幕。文中強調日用文應以簡便為主，指摘襲用文言文之弊並大力提倡白話文，並特別提及白話文的優點。

然而陳氏該文並未引起讀者的注意。廖漢臣曾推究其緣由凡二：一為《臺灣青年》雖自創刊之始即並用中文、日文，然實以日文為主，其讀者亦以通曉日文者較多，中文讀者則較少。二為該

刊於日本發行，所印冊數不多，不易引起臺灣讀者的注意。

一九二二年四月臺灣文化協會《會報》第三號改為《臺灣文化叢書》第一號，刊行林子瑾《文化之意義》一文，最後一節專論「文化與文藝之關係」，強調「鄙見於臺灣文藝界，當有一番革新，以改從來古文體為白話文體，或用羅馬白話字代之，使一般人容易讀之，又對於詩之一藝大為推進，則臺灣文化受此之助，其向上之勢，當一瀉千里也。」值得注意的是該文不僅提到白話文體，也提到羅馬白話字。同年四月《臺灣青年》改組為臺灣文化協會之機關雜誌，更名為《臺灣》，刊布林南陽（即林攀龍）〈近代文學的主潮〉一文，介紹西方浪漫主義、自然主義與新浪漫主義以後的各種文學思潮。受到中國新文學運動刺激的黃呈聰、黃朝琴二人，於一九二三年分別發表了〈論普及白話文的使命〉和〈漢文改革論〉。由於這兩篇論文，中國五四白話文運動的成效，遂得以正式介紹到臺灣。

陳端明、黃呈聰、黃朝琴、林子瑾諸氏所主張者，僅限於語言文字之改革，尚未涉及文學問題，陳忻雖已提出言文一致說和對舊文學的批判，但卻未能如後來的張我軍得到眾人的注意。因此有關臺灣新舊文學論爭及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用字等問題，仍待張我軍一系列文章方受眾人留意、討論。

2、文學革命——新舊文學論爭

一九二四年四月留學中國北京的張我軍寫了〈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語重心長地說：「諸君

怎的不讀些有用的書來實際應用於社會，而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詩，來做詩韻合解的奴隸，或講什麼八股文章代替先人保存臭味。……想出出風頭，竟然自稱詩翁、詩伯，鬧個不休。」很顯然的，張氏身處中國新文學的餘波盪漾中，對臺灣新文學的發展是抱著期待的。同年十月，張氏回到闊別近四年的臺灣故土，於《臺灣民報》擔任編輯，回臺後不久即發表了〈糟糕的臺灣文學界〉，對當時遍布全臺各地的舊詩社、舊詩人毫不留情的加以抨擊，終於引起以連雅堂為首的舊詩人之反擊，也揭開了臺灣「新舊文學論戰」的序幕。此後，張我軍陸續發表了一系列探討新舊文學優劣的文章，也藉民報積極地引介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作家、作品，並詳加解說胡適的「八不主義」和陳獨秀的「三大主義」等文學革命理論，試圖以五四模式建構臺灣新文學。最後在語言形式上，提出文學寫作應以中國白話文為工具，而有音無字的臺灣方言應依中國國語加以改造，並將臺灣文學定位為中國文學的一支流。張我軍的努力，在當時對白話文學的確立，對臺灣新文學的播種、催生多少有其功勞，雖然他對臺灣的現實局勢未必能充分掌握，立論也有可議之處。

3、中外文學的引介

張我軍回臺灣的一、二年（一九二四年十月—一九二六年六月）在《臺灣民報》學藝欄上經常選刊中國新文學作家的作品，俾讓讀者增加對新文學作品的認識。

當時引介中國五四文學革命的成果及西方近代文藝思潮，較重要者，如許乃昌（秀湖）一九

二三年七月發表的〈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第二卷第三號）、一九二四年六月蘇維霖的〈二十年來的中國古文學及文學革命的略述〉等，及張我軍編輯其間選刊之蔡孝乾的〈中國新文學概觀〉（第三卷二至一七號）、〈文藝上的諸主義〉（第七七號）、劉夢葦的〈中國詩底昨今明〉（第一〇一、一〇二號）等。並轉載了魯迅的〈鴨的喜劇〉、〈故鄉〉、〈狂人日記〉、〈阿Q正傳〉、淦女士的〈隔絕〉、冰心的〈超人〉等新文學作品，及都德、莫泊桑、愛羅先珂等世界名作。

新舊文學論爭之餘，新文學陣營之成員，不再浪費時間於爭辯之中，而集中精力從事建設工作，由於本土作家作品稀少，〈臺灣民報〉其時不得不轉載中國大陸新文學作品。作家有淦女士（馮沅君）、魯迅、郭沫若、張資平、胡也頻、潘漢年、許欽文、王魯彥、劉大杰、蔣光慈（又名蔣光赤）、凌叔華、冰心、章衣萍、陳學昭諸氏。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這六年間民報所轉載之中國小說除一九二六年較少外，其篇數則從九—十一—十二—十四，逐年遞增。同時臺灣小說創作在一九二六年發表賴和的〈鬥鬧熱〉和楊雲萍的〈光臨〉，開始出現有價值之作品，本土作品亦漸增加，雖然創作數量皆不及轉載作品之數量（一九二六年例外），但自一九三〇年後幾已雙方相當，甚而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四日轉載劉大杰〈櫻花海岸〉一作之後，民報學藝欄部分，幾乎觸目皆為本土作家的創作。其時民報介紹新文藝作品包含了英、美、法、日、俄等國著名作家的創作，可說臺灣新文學一登場，就具有世界文學的眼光。

爾後張我軍復返中國大陸，賴和於是年（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起應聘主持《臺灣民報》學藝欄，擔任編輯選稿的工作。由於他的努力投入，「臺灣新文學運動，就由於這一學藝欄的創設而展開。從此，各地同好者，都崛起而起了。」楊守愚在《小說與懶雲》一文中曾說明了當時新文學作品之貧弱與賴和振興新文學，不惜體力改稿的苦心。楊守愚又曾就賴和提攜愛護文學青年之苦心，說：

只要是為了臺灣的新文學得以發展，為了作品的品質得以逐步提高，他是任何付出都不推辭的。懶雲氏的這一份熱情和努力，曾給予當時文學界很深的感銘，並且逐漸激發了文學青年的創作慾望。也正因為這樣，後起的新秀，終於如雨後的春筍般地湧現了出來。

臺灣本土文壇就這樣以賴和為中心而建立了起來，楊守愚、陳虛谷、廖毓文、朱點人、林克夫、朱石峯、楊達、病夫、夢華、老塵客、繪聲、玄影……等人紛紛投入新文學的創作，發表在民報上的小說不下百篇，就中較重要的作品，除賴和本身一系列創作外，尚有涵虛的《鄭秀才的客廳》，鄭登山的《恭喜？》，陳虛谷的《他發財了》、《無處申冤》、《榮歸》、《放炮》，太平洋的《夜聲》，楊守愚的《獵兔》、《生命的價值》、《凶年不免於死亡》、《醉》、《誰害了她》、《十字街頭》、《冬夜》、《顛倒死》，蔡秋桐的《保正伯》、《放屎百姓》、《奪錦標》、《新興的悲哀》，夢華的《鬥》、

《荊棘的路上》，孤峯的《流氓》，林努進的《牛車夫》，林克夫的《阿枝的故事》，朱點人的《一個失戀者的日記》、《島都》，鐵濤的《阿凸舍》，郭秋生的《死麼？》、《鬼》、《跳加冠》等。

4、特色

此一階段文學特色除以上所舉之外，尚有：小說評論悉賴報刊發表，尚未有獨立之文藝雜誌爲其發表機關。此外寫評論、小說者，大都是社會運動家。尤其本期之最後階段，除民族主義外，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社會主義流派皆傳入臺灣，不僅影響臺灣社會運動團體之思想，亦影響文學創作的理念。如一九三〇年由王萬得主倡的綜合雜誌《伍人報》，以思想啓蒙爲主旨，雖非純粹文學雜誌，然其內容包括文藝創作與評論。這份雜誌不久就因成員思想路線相左而分裂，民族主義者黃白成枝另與謝春木發行《洪水報》，無政府主義者林斐芳則另創《明日》。《伍人報》在發行十五期後併入楊克培、謝雪紅主編的左翼文藝雜誌《臺灣戰線》。由此可知臺灣當時社會運動者，不論左派右派，都視文學爲推展運動的利器。當時新文學工作者爲這些雜誌寫稿者亦所在多有。《伍人報》的作者有當時相當活躍的作家朱點人、王詩琅、廖毓文……等，賴和則名列《臺灣戰線》同仁。這一時期活躍的新文學作家大半都意識到新文學負有改造社會之使命，故莫不竭思盡略，爲諸社會、政治運動效命，這種文學創作態度及精神，對下一階段之新文學影響極爲深遠。

(二)臺灣新文學發展期（一九三二—一九三七年）

三〇年代是一個重要的分界點，自一九二一年以還，大部分的作者都參與了臺灣文化協會，他們視文學創作爲社會啓蒙與抵抗殖民的利器，其參與政治、社會活動遠比文學創作積極。但自一九三一年，臺灣民衆黨橫遭日本統治者解散，而其領袖蔣渭水又於是年病逝，此雙重打擊，對當時臺灣知識、政治界而言，不可謂不重大。不久，殖民當局全面搜捕臺共，臺灣左翼分子在這一年半幾乎一一落網，受臺共領導的農民組合亦銷聲匿迹，左傾之後的新臺灣文化協會也一蹶不振，因此知識分子改弦易轍，傾向於文學結社、創作，新文學運動成爲替代社會運動吸納知識分子的苑囿，因而文學團體漸起，雜誌刊物、文學創作較諸二〇年代更爲豐富，以本土特性建立的臺灣文學論點亦逐步發展起來。

1、臺灣新文學本土論的興起

臺灣新文學濫觴之際，創作的理論、語言形式，多少受中國五四新文學的影響，此中亦不乏藉文學文化、維繫民族血脈於不墜之用心。然而日本殖民政府素持斬割中臺關係之政策，臺灣與中國相聯繫之行動，動輒遭到阻撓。一九三〇年代以還，臺灣由於與中國隔閡，日甚一日，於是新文學本土論乃順勢勃興，寢假而成臺灣新文學之大國。當時臺灣知識分子，莫不竭智盡慮，焦心苦思，盼望藉外來嶄新之文化，振興臺灣的社會、民衆，因此他們幾無暇省思臺灣傳統文化，

甚者且以鹵莽滅裂的心態，視為「封建」、「落伍」，而排擯蔑棄，使臺灣本土文化未能突顯出來。此一現象自中日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當局滌蕩臺灣政治社會反抗運動後，方促使臺灣知識分子再度省思新文學運動初期不遑深究的問題。

臺灣新文學運動從以「中國白話文創作中國文學」到「以臺灣話文創作鄉土文學」、「建立臺灣自己的文學」之轉變過程，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及社運的失敗有著密切關係。本節即擬以此試論臺灣新文學本土論興起的背景。

(1) 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

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運動崛起的部分原因，在於日本當局貪婪無厭，戕剝臺灣資源，暴斂臺灣人血汗之結晶：一九二三年的農民集體請願事件與一九二五年的二林蔗農事件即由此而起。若干臺灣知識分子有見於此，乃倡導社會主義，以為思想基石，以聯合被剝削的農民與殖民統治者相抗。此一行動，頗中人心，而臺灣人士景從響應者不乏其人。試以臺灣文化協會成員的思想言之，社會主義濡染臺灣知識分子始，文化協會的成員，有的秉持民族思想，有的崇奉社會主義，兩派並流，尚能相安於協會之中，及至社會主義日益發展，漸成燎原之勢，民族路線與階級路線終因立場不同，乃如冰炭，正式決裂。一九二七年連溫卿等左翼分子取得臺灣文化協會領導權，而階級運動取代前期的民族運動，寢成反抗殖民的主流。其所以如此，實因主民族運動者，其成員大抵皆為所謂「資產階段」、「地主」，其奮鬥的目標為設立臺灣議會，求政治自主；而崇仰

社會主義以抗日者，則力倡以「階級革命的手段解放臺灣的無產階級」，推翻日本統治，反對資產階級的剝削。一九二八年，經濟恐慌瀰漫全球，日本本土亦難倖免，為改善國內經濟的惡化，日本殖民者變本加厲，臺灣受到倍徙的剝削，而臺灣政治、社會運動遂日趨左傾。

社會主義運動者所關注的是臺灣各階層利益之衝突，他們認為殖民地臺灣內部的階級矛盾遠勝於日本異族的統治，因此關注焦點乃在於社會內部的階級問題，其對抗的對象乃是日本殖民資本主義與臺灣土著資產階級、地主，而不再完全是日本這一異族的統治。雖然他們反對日本資本主義的同時，亦帶有民族主義之意味，但對中、臺文化之水乳難分、前途之息息相關等問題，則並非其關注之焦點。以此意識形態創作文學，那麼臺灣本土自是主體，內部的資產剝削、地主貪淫等問題遂為描寫重心。雖然如此，他們所持之心態，猶屬「一島改良主義」。等到臺灣共產黨成立之後，奉行日本共產黨所擬之「臺灣民族」政治綱領，而左翼分子受此影響，其所操持之意識，除「鄉土情懷」、「現實意識」之外，復增添了「臺灣民族主義」與「臺灣政治獨立」二者。此等獨立建國之「臺灣民族」觀適與臺灣文學本土論聲氣互通，桴鼓相應。

臺灣文學本土論之形成，其政治、社會層面之因素凡四：

一、臺灣文化協會揭櫫「普及大眾之文化」之大囂，主張文學文化當使知識不豐，識字不多的民衆共知共與；於是某些知識分子遂嘗試以文字傳譯臺灣之閩南語，撰文論述，發展臺灣鄉土文學。而「普及大眾」乃當時全球普羅文學之重要課題，二者之主要關懷若合符節。

二、日據時期臺灣人士所發展之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屢遭日本當局阻壓迫；新文學運動則尚爲日本當局所接受，於是作家紛紛獻身新文學創作，假文學活動以行抗日之舉。而濡染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臺灣知識分子亦置身其間，寓關心臺灣社會問題之思於文學活動，而漸漸發展出臺灣文學本土論。

三、至於臺灣地區通行之閩南語與中國白話時相齟齬，使臺灣新文學運動早期所推行的白話文尤不易爲臺灣人士所認同。

四、重以日本語文挾其政權，迫使臺灣人不得不漸染薰習，不得不藉日文書籍以知世事，而日本文學亦無形之間影響臺灣人士，使臺灣新文學運動與中國文學相去日遠，而於政治、社會運動追求獨立自主之餘，更引發於中國、日本之外，建立獨立自主本土文學之動機。

(2) 鄉土文學論爭與臺灣話文

從臺灣文學的內在發展來看，作爲新文化運動一環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其推動的原始動機是爲臺灣而文學，所以隨著中國白話文在臺灣社會推行不利，中國白話文受到臺語、日語的浸蝕並無優勢可言，文學工作者對臺灣本土特殊性的自覺也隨之提高，發展出鄉土文學論戰及臺灣話文論爭，乃是勢之所趨。

由於古文是屬於封建舊知識分子的發表工具，白話文和日文屬於新一代知識分子的表達思想工具，難免都有貴族化的傾向，未能打進廣大民衆裡，而且愈來愈脫離民衆現實生活至遠，所以